

# 孙诒让序跋辑录

孙延钊辑 张宪文整理

余既据孟晋先生所辑《经微室遗集》(稿本，藏温州市图书馆)举孙诒让氏诗文遗著之未传世者，为《孙诒让诗文遗稿补辑》刊之于《文献》，兹复取孟晋先生编述之《孙征君籀廡公年谱》(抄本、藏温州市图书馆·以下简称《孙谱》)所录及别见之孙氏遗文，择要钩稽标点，集为一编，委《文献》刊之，并申述数事如次：

《孙谱》凡八卷，为孙氏哲嗣孟晋先生编定于一九三三年者。谱中所收孙氏杂文、序跋、书札诸作，或录自玉海楼书藏之手迹，或见诸传家世守之篋笥，均为原始资料。谱成，余杭章炳麟为之序曰：“瑞安孙仲容先生淹通今古，著撰闳博，…题跋书牋之属不在著撰者不可胜计。哲嗣孟晋，次第爬梳，凡先生所自序与其尺札笺记，皆尽录之。(注)余昔时慕先生为学，颇为通书，而苦不能亲覩，又未尽见先生之书，得是谱始稍慊于志……。”可见入谱之此类文字，足资知人论世，实为研究孙氏生平的又一宝贵材料。

孙氏早治章句之学。谱载自咸丰十年十三岁时起即潜心撰著。迨弱冠后随宦江宁，遂恣意搜求书籍，凡得善本，必手加校仇，多所题识。中年以后，复覃精于古文字之学，鼎彝之外，罗致汉碑晋甓甚富，因额所居曰“百晋精庐”，序跋之作，亦往往

而有。迨晚年，值“时局阽危，沦胥之痛，时梗胸臆”（见《致支季卿提学书》），“戊戌、庚子两次事变，仇耻之激刺良深，愤懑之勃发弥盛，相与抚髀兴奋，力求振作。”（见《再致支提学书》）于是继承永嘉事功之学，针对时弊，议变法，阐西学，办实业，兴学校，清廷屡加征召均不赴，毕其生行之，不遗余力。其时所与友朋书札，率多讨论世务，“以应时需”。很明显，这些保留下来的遗文，都充分地反映了孙氏各个时期的治学旨趣和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变化情况。

兹编所辑遗文，见诸《孙谱》者凡十之六七，由整理者录自他处的亦十之三四，均为未经发表之作。全编分为杂文（篇目无多，而文体各异，多辑自他处，姑名之曰杂文）、序跋、书札三类，各按年编列。其录自《孙谱》者，以入谱所系年月为据，间于文末引《孙谱》以见其时事源委；凡孙氏自注及孟晋先生之按语，各于文内与文末加括号，以存其原貌；辑之其他文献而不著年月者，则注明来源并据《孙谱》考订其年月于文末加按语以明之。遗文所题人名，率称字号，凡书札所致对象，可考者于文末注其姓名、籍贯、仕履，以明与孙氏之关系；其余，可考者于文内以括号注出，习见及无关紧要或无可考者则从略。至于原文所书古字，悉改今字；其文字之脱讹及不可辨者，处置均如常例。

孟晋先生早岁尝主温州籀园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毕生肆力整理先人遗著及地方文献和文化史料，著述甚伙。一九七四年，复将珍藏多年的先人遗泽和自己的著述手稿悉捐赠温州市图书馆。余承教卅年，缅怀无已，赠书之日，尝报以诗云：“弓冶声华诒善堂，天风海水莽苍苍。阐微心与丘山重，投赠情同日月长。南阁曾闻援策府（抗战期间移文澜阁四库全书于内地），西泠何幸拜门墙。瓣香我为先生祝，椽笔还当似昔强。”盖中心铭感，亦情见于辞。一九八三年秋，得再见先生于杭州寓庐，尝语余曰：“我老矣，且目不能视，已无能为役，顾所述先人遗著，

尚意有未惬，愿关心乡邦文献者踵而为之。”未几，先生即归道山。言念斯言，能无感奋。今辑录斯编，深惭孤陋。所以勉而为之，非惟景仰前修，亦聊寄风雪师门之感。倘得海内学人就孙氏所有遗文，更进而治之，以阐发精微，则幸甚也。

现先将序跋部分发表，其余部分也将陆续发表。

### 扫叶山房刻本《契丹国志》跋（同治三年）

乾隆时开四库全书馆，吾乡家敬轩先生希旦，实预分校。时馆中以宋叶隆礼《契丹国志》进呈，高宗以其体例乖舛，诏馆臣重行刊正，总裁以畀先生。《四库题要》所著录者，即先生所校修本也。然自此本既出，叶氏原本流传遂少。同治甲子，余侍家大人自皖中归，道过杭州，购得扫叶山房刻重校本，上有朱笔校语云：“据元刻。”寻其刊正之迹，盖先生所修者，亦不过字句之间稍为修饰，使归一律，初未尝改弦更张也。至元本卷中，多引胡文定曰云云，重校本无之，则亦当时以语多乖谬，奉诏所删。惟元本纪年每年之上，悉注甲子，重校本亦无之。此无关体例，或当时所见本偶无之耶？硃笔校本，不著姓名，惟卷首有“香圃珍藏”及“陆氏三间草堂藏书”二印，硃笔当即陆所校也。（延钊按：陆香圃名芝荣，萧山人。有寓赏楼藏书，多钞本及初印元、明版本，见沈豫《补今言》）

《孙谱》卷一同治三年：“冬，侍逊学公南归，道出武林，购得元大德本《白虎通德论》二册，乐意轩吴氏（吴县吴成佐）藏钞本《水心别集》八册，又得扫叶山房刻本《契丹国志》二十七卷，《大金国志》四十卷。公鉴藏善本古籍始此。”

### 书戴侗《六书故》后（同治三年）

此书所引唐本《说文》，今之治小学者习知之。近独山莫氏

友芝得唐本《说文》木部之半，笺校刊行。以此书木部所引唐本二条竅之，并不合（此书木部椅字注，唐本及莫本止有竹革一纽，械字注唐本《说文》：或说内盛为器，外盛为械。莫本作一曰有盛为械，无盛为器。）友人歙汪茂才宗沂语余曰：此乃其乡一通小学者所伪作，其人彼尚识之。莫号能鉴别古书，乃为所欺，可□（笑）也。近人得莫本、多信为真。虑世之为仇校之学者将据以羸改许书，故附识之。（莫本每叶十八行，每行上下匀写二文，行款与二徐大异。唐本字书，今不可见，然翻刻《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并不匀排字数，足验唐本字书行款不甚相远。又，莫本卷尾附米友仁鉴定跋，称篆法说文六帙。案：唐本在宋时犹今之明写本，固非绝无仅有之物，况许书唐本全帙，彼时尚有流传，何得残剩六帙，遽登秘府，又命词臣鉴定？其为伪蹟显然，莫氏自不察耳）。

#### 白虎通校补序 （同治四年）

同治甲子冬，余侍家大人自皖归里，道杭州，购得旧刻《白虎通》，乃十卷本也。余喜其分卷与宋人著述者同。既抵家，乃即家中所有之本校之，凡得数百条。今年夏，仲叔（孙渠田鏞鸣）自吴门归，又为携卢君抱经校本来，乃知此本即元大德本也。卢君所校精博，自谓于元明以来讹谬之相沿者几十去八九，殆非虚语。然其校刻时，尚未得十卷本，故仍从明人四卷之本。后得此本及小字宋本，则刻已将成，乃校其同异为补遗，然不尽详，于元本之异同，多有未经采入者。今秋，余肄经之暇，乃重取藏本以校其字，又取唐宋人书所引用其异同为卢君所遗者，凡得若干条。惟元本与俗本皆误，卢君据他书订正而明著旧本如是者不录。又元本偏旁多误体俗体或不合六书，至于不可胜校，今亦从略。余虽明知元本之脱误，及古书所引虽无关大义而有一二字异者，亦从录入，以广其异。盖古书流传既久，讹误必不能尽，

故今补校，宁详毋略，从卢氏意也。所得同异既多，乃仿梁耀北《吕子校补》例，录为斯帙，名之曰《白虎通校补》，期以补卢君之缺。自愧荒陋，不逮卢君远甚，特以元刻流传绝少，故欲与天下之读此书者共悉其详，而某亦与进其愚者之一得。后之校刻此书者，或有所取乎？同治四年，岁在旃蒙赤奋若九月既望，孙诒让仲容识。

### 明内府本《玉篇》跋 （同治五年）

同治丙寅秋，邑人有以旧本《玉篇》索售者，乃自青田故家携出，价颇廉，余收得之。其书旧题宋本，细验之，实即《四库题要》所称明内府本也。卷首有大中祥符勅牒，与曹棟亭本同。书中字之次序，多所移易，注文亦每加删节，盖明刻本书之不足据如此。卷端更有《玉篇广韵指南》一卷，乃取宋本《广韵》卷末所附《分毫字样》及《神珙反纽图》等合为一书，无他异闻。

### 罗以智校本《集韵》跋 （同治六年）

丁度《集韵》今世通行者，大抵皆曹氏五篇本，舛譌至多。吾乡方雪斋先生成珪，尝辑众本校仇，为《集韵校正》若干卷。稿本今藏邑中项氏，今〔余〕尝欲借录未果也。丁卯八月秋闱前数日，购得罗镜泉所校本，亦颇精审。首有镜泉识语数行，备述所见各本（依宋本校，又以段懋堂校本从周漪塘借汲古阁影宋本校，又以严丈鸥盟周君小米校本互勘一过。惜两本仅校有五卷，今复以群书与《类篇》对校补之。汲古阁影抄本胜于余初校宋本，乃书贾携来。知不足斋本与振绮堂清吟阁过校本无异。吴晴舫学使曾示余影宋本，将付刊，惜未假校为恨。镜泉罗以智）。曹本卷尾“景祐元年三月宋祁等奏”末缺数行，罗氏从宋本补录。（曹本十卷第七十九叶第六行“上烦”以下缺“圣聪亲赐裁定”。盖现行《广韵》、《韵略》所载疏漏，子注乖殊，宜弃乃留，当收

反缺，一字两出，数文同见，不详本意，迷惑后生，欲乞朝廷差官重撰定《广韵》，使知适从。诏祁戩与国子监直讲王洙同刊修，刑部郎中知制诰丁度、礼部员外郎知制诰李淑详定。又以都官员外郎崇政殿说书贾吕朝尝撰《群经音辨》，奏同刊修。至宝元二年九月，书成上之。宝元二年九月十一日延和殿进呈，奉圣旨镂版施行。圣聪宝元二年九月十一日及延和殿、圣旨等字并提行书。进呈二字上又空一格）。罗君，杭州人，精于校仇之学。所著有《蔡中郎集举正》及《金石综例跋》，未见刊行。余他日当访致其稿而传录之。

### 题日本刊本《孝经郑注》（同治六年）

此注要是魏郑公前旧话(?)，非真郑义，亦非日人伪撰。洪颐煊、阮元并失之不考。

### 题钱大昕《养新录》（同治六年）

《养新录》四册，拜经楼旧藏本。书眉有吴槎客、周松霭校语。丁卯秋试武林收得。诒让记。

### 题卢本《白虎通》（同治六年）

今所存两京旧籍，其篇帙乖舛，莫有甚于是书者。隋唐《志》载此书悉作六卷，至《崇文总目》乃作十卷，则宋本已非孟坚之旧。明则或四卷或二卷，更遽以损而不可究诘，则卷数非矣。《崇文总目》作四十篇，《书录解题》、《山堂考索》作四十四篇，今本四十三篇，与玉海所藏合，而四十篇遂不可复睹，则篇数亦非矣。加以形声之譌乖，传写之夺遗，则此书之无完膚固其宜也。绍弓先生此本颇精善，然亦尚有疏略处。余当依元大德十卷本写定而录卢君及鄙校语附于后以为札记，则庶其可读乎？丁卯秋闱后十有五日。（延钊按：据此则公又将重写大德本而以己所

校补条笺附刊之，然亦未果）。

### 又题卢本《白虎通》（同治六年）

余又于武林书肆买得一本。不著刻书年月。凡上下两卷，每卷又分前后，实亦四卷。上卷前纸末题曰：“以文载事多王制，济世真犹布粟同，不是后尘诸作者，空言无补祇求工。后学葛璠书于雅言斋，时壬寅岁重阳日也。”凡四十五字。每叶二十行，每行十六字。夺误亦多。丁卯冬日记。

### 题明内府本《广韵》（同治七年）

明内府本有《广韵》刊本，与余藏《玉篇》行款版式皆同。余戊辰春侍家大人入都，于厂肆见之，惜未购得。想其移易删节，当与《玉篇》无异。然则原本《广韵》虽有元槧，而朱竹垞所谓明代内府刊版中涓欲均其字数取而删之者，固非无因之论矣（余所得《玉篇》亦均排字数，以注之繁简，上下分列）。

### 题明本永嘉方氏《古今韵会举要小补》（同治七年）

所注异文异音，视黄公绍原书增益几倍，采摭至为赅博。刊正譌误，考证亦复详审。虽不无繁碎如顾亭林所讥，而其时古音之说尚未大明，精审如陈第《毛诗古音考》，亦不免沿才老、升庵之旧例，未可独议子谦云。

### 写本《刘忠肅公遗稿》校记（同治七年）

《刘蒙川集》，本传及刘成伯原序、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倪灿《补宋艺文志》并云十卷。今所见四卷本乃明初永嘉阮存重编，旧有其裔孙永沛等用活字版排印本，盖自文澜阁抄出，故删去每卷刘应奎校正阮存编次之文，而题曰宋刘黻撰。然此系秘阁写定全书体例，若重刊，自宜照原本。不然，则原本卷数改并之

由，不可知矣。伏读《四库总目》云：“传钞既久，文多脱譌，而刊本完善，殊无缺误，其经刊者改窜无疑。”戊辰，得写本于四明，尚为阮氏之旧。其标题可订印本之缺，虽有脱误，然多可以意求，不似印本之并泯其脱误之迹也。因详为校仇、笺其异文于卷中，庶读者重见阮本之旧云。戊辰七月望后二日 诒让 校毕记。

### 影写宋本刘敞《汉官仪》跋（同治七年）

此书扬州鲍氏所刻巾箱本，亦称仿宋绍兴九年本，然譌舛殊夥。开卷选举一条即缺十余字，他可知矣。此所得于甬上，乃从宋槧影写，竟帙无缺字，盖缮本之精者。阮文达提要谓《辽史》国语解“堂印”博采之名，此书亦有之，知堂印不独为辽人语。余谓博采以重四为堂印，并不自辽始也。唐无名氏《玉泉子》云：“夏侯孜与王生偕游京西，凤阳连帅馆之。一日，从事有宴，召焉。酒酣，从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明年若俱得登第，当掷堂印。’”又，韦编《刘宾客嘉话录》云：“李二十六丈丞相善谑，为夏口日，……因堂第居守误收骰子，纠者罚焉。丞相曰：‘何罚之有？’司徒曰：‘汝闲时把他堂印将去，又何辞焉！’饮酒家谓重四为堂印，盖讥居守。”是唐时已有此名。至南宋初，李易安作《打马图经》，犹沿其称。盖唐宋时中原以此为常语。元与南宋时代相接軫，修史者乃不知而以为辽之国语，何其陋也！

### 题扬州汪氏摹刻宋本《公羊何注》（同治七年）

《公羊何注》传于世者，以此本为最佳。湘乡曾相国开书局于江宁，购得其版。家大人得其印本。其本后附新刊邵阳魏彦之校记并跋。跋首云：“此扬州汪氏重刊宋绍熙辛亥余仁仲刊《公羊传记》附音本，阮氏《校勘记》才校数条，似未见者，而多与阮所据校之鄂州本同。”今按阮氏《校勘记》所载鄂州官书经注

异文，乃据惠定宇校本，而惠又从何小山焜校本转录。故《校勘记》所列引据各本仅附见于惠定宇校本之下，盖文达并未见鄂本也。而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五有《春秋经公羊传解詁》十二卷，注云：临何氏校宋余仁仲本。复录何氏跋二则。又云：后有经传注音义字数三行，余仁仲刊于家塾一行，与汪刻本一一吻合。则何所据鄂州官本，疑即余本。然仁仲是建安人，而此书又刻于家塾，则何以谓之鄂州官本乎？故识其疑于此，以质世之鉴藏是本者。戊辰冬日记。

### 书校集宋郑缉之《永嘉郡记》后（同治八年）

《郑记》为吾乡地志第一古本。隋唐《志》皆不著录，惟《太平御览》序目有之。其书自唐以来，久无传祚。然自梁刘孝标《世说》注以下诸书，多见征引，而《御览》所录尤夥。或省文称《永嘉记》。记亦作志。记、志古通用，若张茂先《博物志》亦称《博物记》是也。又有称《永嘉地记》者，疑原书本有子目，《地志》亦其一矣。缉之《沈书》、《李史》皆无传，惟《隋志》有《孝子传》十卷，注云：“宋员外郎郑缉之撰。”知缉之官员外郎，而他事迹及籍贯遂无可考。《唐志》又载缉之《东阳记》一卷。然则其为二郡作记，或尝官二郡，或即二郡人皆未可定也。其书叙述渊雅，虽散失之余，而晋宋以前旧闻坠记，往往而在。因摭摭群籍，重为捃辑，凡得如干条，校录为一卷。其原书卷数已无可考，而六朝地志，类无巨帙，今所得虽不多，亦足以存其概矣。吾郡文献寂寥，谈地理者，仅据明以来地志俗书以为征信，即欲求宋元旧经，已渺不可得。此志远出齐梁以上，零珪断璧，无非瑰宝，是非留心地理者所宜珍贵哉！己巳二月，书于郡城之飞霞山馆。

### 书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后（同治八年）

此近时书目之最精博者。己巳三月，得于吴门。披览一过，

为之神往。诒让识。

**复书《爱日精庐藏书志》后**（同治九年）

志内所收旧本至多，然宋刊本亦止五十四种，益叹百宋一篊之盛为不可及也。庚午四月又记。

**跋赵氏《宵紫录》**（同治九年）

此吴氏拜经楼旧钞本。后有陈仲鱼手跋云：“叔向自号西隐老人，其始末未详，以宋宗室联名字推之，盖魏王廷美之裔也。”案尤氏《遂初堂书目》载作赵彦从《宵紫录》，彦从盖叔向之字也。彦从喜言文（字）异同，而考证甚疏。如写字遇重文作两点，商周金识，已有此例，而此据石门颂中遭元，不可读作“元元”，遂谓其误。又谓三老五更不当写作五叟，则又不知五叟之说出蔡氏《月令章句》，固最确之古训也。庚午十月，瑞安孙诒让题于金陵寓馆。

**跋钞本《四灵诗》**（同治九年）

世所传《四灵诗》，皆选本。此为宋刊全集之旧，盖从影宋本移录者。以校读画斋本，二徐集多诗百余首，惜《灵渊集》缺其半，翁、赵两家，则又全佚。然在今日，则残缺中之足本矣。同治己巳三月，过吴门，得此于玄妙观前书肆。庚午十月读一过，书此。时余方纂《温州经籍志》也。瑞安孙诒让。

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宋版《四灵诗》三本，藏经纸面。此书久已失传，幸而得此，虽后有缺，实至宝也。同治庚午十月，仲容补录（延钊谨按：邵氏《四库简明目录校注》公附注云：余家有影宋永嘉四灵诗合刻本，后录何义门跋云“从残宋本抄出”，宋本后归毛斧季，即汲古阁目所载者也）。

**题邵位西《四库简明目录校注》后**（同治十年）

同治辛未正月六日编录毕。时与定夫（黄岩杨晨）同应礼部试，将束装就道矣。

**书永嘉张氏《存愚录》后**（同治十年）

右张沧江《存愚录》一卷，同治辛未四月借翰林院所储明刻本影钞。瑞安孙诒让记于京都云居旅寓。

按：孙衣言《甌海轶闻》四十八按语有云：《存愚录》一卷，论性理者十二，亦兼及考古时事，评论诗文，其书久佚。

**题元本《广韵》**（同治十一年）

元本《广韵》第一卷末叶，有“文明坊刘氏新刊”长方印。上平声二十一般不作二十一欣，胜于宋重修本（欣字纽六字在部尾）。余所注通用独用与戴氏《声韵考》所载同。今藏仁和邵氏。壬申十月，子进司马遂以赠予。

**邵氏《四库简明目录校注》跋**（同治十一年）

此书编录时未及校勘。壬申冬，乃从先生令嗣子进取原稿精校一过。惟目录原文，未及细校，误字尚多，付刊时尚须勘正也。

原稿于巾箱本目录书端随手记录，小字戢鬻，颇不易辨。所录刊写各本，先后亦无次序。疑先生本意，欲别为一目，特就《库目》记录以为稿本耳。杭城之变，先生殉节，遗书散失殆尽。此稿因为吾乡项几山（傅霖）先生借录未归，乃巍然独存，亦一幸也。家大人从项先生索得，归之子进，因命诒让编录为此本。十一月五日校毕，附识于书尾。瑞安孙诒让。

此书所删《简明目录》原文，经部四卷并先生手笔钩乙，史

部以下，原未动笔。兹以管见删存之。谨附识于此。中容又记。

### 传钞宋翔凤校本《陆子新语》书后（同治十一年）

陆子《新语》二卷，宋于庭校本。壬申十二月从德清戴君子高假浮溪精舍刊本命钞胥移写。时将有皖中之行，戴君索书甚急，不及校勘。附识于此，以俟他日。瑞安孙诒让记于江宁巡道署之籀廡（延钊按：籀廡之号，始见于此）。

### 题传钞卢校《越绝书》（同治十一年）

乾嘉间为校仇之学者，莫如卢绍弓、顾千里。顾校书若《韩非子》、《列女传》、《华阳国志》、《文选》之类，人多刻之。卢所校者尤众，其自刻《抱经堂丛书》数十种最为善本。然其未刻校本为世所传录者尚多。此《越绝书》亦绍弓所校，余从德清戴君子高假录之。

### 书戴望校本《谐声补逸》后（同治十二年）

宋氏《谐声补逸》十四篇，亡友德清戴君子高所藏书也。子高殁于江宁，此书归于予。书内所载王怀祖先生说、多精覈足据。同治癸酉三月记。

按：戴望、字子高，深于汉学，尝从长洲陈奂、宋翔凤学。金陵开书局，延之校勘经籍。同治十二年二月卒，年三十七。孙氏与海宁唐仁寿为谋归葬，并持所藏书分别沽之，以其资刊刻遗书。近人黄宾虹尝记其事。

### 题易山斋《周礼总义》（同治十二年）

此书乃山斋后人从《大典》辑出，在乾隆四库馆重辑本之前。故卷数与《总目》不同。同治癸酉，家君得此本于敝肆，携

归江宁以示诒让。时诒让方治《周官》，甚喜遵此书，敬题其后，俟他日得官本再为校勘。四月二十九日

按：此题《孙谱》未录。辑自馆藏原书。

### 召伯虎敦拓本跋（同治十二年）

此敦阮文达、孙渊如并有释文，互有是非。余别为考定，在《金识拾遗》中。此拓本与积古斋樵本无异，乃亡友戴君子高所藏，今归于余。曩读《庄子·天下篇》云：“丁子有尾。”释文引李云：“世人谓右行曲波为尾。今丁子二字，虽左行曲波，亦是尾也。”颇疑庄生所言者古文丁子字非如隶书之有努彙，何以云有尾。金文中子字末笔间有圆折左右出，丁字则皆直，下无左行曲波如李所云者。今观此敦“成亦我皇考幽伯幽姜”，成字作咸，成内丁字作“丂”形若小篆“丂”者，末笔右出，杲若尾然。乃知庄生之言不诬。景真之训亦确诂也。此敦文多奇诡，然覈之古文形义，则皆不谬，不独“𣎵”字足证《说文》籀文子字，狱字从二犬反对形，与华山庙碑篆额同矣。

按：《金识拾遗》为孙著《古籀拾遗》之原名。

### 题苏时学《墨子刊误》（同治十二年）

癸酉四月，假海宁唐耑夫本移录，并校一过。此书是正譌脱尚为精审，惟笃信古文书，又好以借字读正字，是其蔽也。中容识于秦淮官阁。

### 钞本会稽章氏《隋书经籍志考证》史部校记（同治十三年）

原稿每叶廿四行，每行廿五字。卷首有“文选楼”长方印。“扬州阮氏琅嬛仙馆藏书印”朱文方印。“东壁图书”朱文方印。“章宗源印”白文方印。今藏仪征刘副贡寿曾处。

第一行之首许氏手识曰：“宗彦按：是书采辑博赡，体例整

齐，虽小有疏漏，而大致极为完密，毫无疵病，实属可传之作，如能访求全帙付梓，尤为畅事耳。”

同治甲戌正月十日，借恭甫同年所得文选楼藏本校一过，并录许氏评语于简端。

### 跋钞本《周官记》（同治十三年）

《周官说》二册，同治甲戌春得于敝肆。卷端无标题，亦不著撰人。其邦布条自称傅安，疑即撰书者之姓名也。傅安亦不知何许人。所引旧说，正于翁覃谿，盖乾、嘉以后人。附记于此，以俟考定。

### 《不系舟渔集》钞本跋（同治十三年）

丁本《渔隐居诗》以前为振绮堂汪氏旧钞本。每叶廿行，行三十字，纸墨甚旧，无卷二卷三之分。卷首无吕序，亦无一元校一行。其本疑在吕刻之前，姑识于此，以俟考定。

子上别有《陈君惠泽记》，亦为国英作者。至正十五年刻石，今在平阳金舟乡。余据拓本补入戴教授咸弼《东瓯金石志》第十一卷。此集失收，当据补录，诒让记。

子上《遗谢复元二书》，苏平仲叹其行高志伟而跋其后，乃不见此集，则吕副使所见本，已有缺佚矣。诒让记。

《孙谱》卷一同治十三年：“从伯修先生假陈高《不系舟渔集》。集本苏伯衡编，原有成化乙酉云南按察副使平阳吕洪刊本。此则彭文勤旧藏钞帙，每卷首叶并题‘明八世孙侯官一元校’九字，盖一元又以吕本复刊也。既录其副，复假丁松生藏本互勘一过。”

### 齐天保造象拓本碑文跋（同治十三年）

大齐天保五年，岁次乙亥十一月廿日，佛弟子张市贵造玉象一躯。上为七世先亡己身父母，复为二亡弟神贵、瓮生，后

为居家眷属。愿使亡者託生先方妙乐国土，生生世世，值佛国法，所愿如是。

右张市贵造象，桐城吴刺史汝纶官深州时访得者。同治甲戌八月，海宁唐崑甫茂才寄贻。《萃编》三十六有保定四年王瓮生造象。王跋云：“瓮与盆同。”此瓮即盆，下盖从瓦。先方即西方。古音读西为先。六朝人犹如是。详亭林先生《唐韵正》。

### 书平津馆本《华氏中藏经》后 《同治十三年》

楼攻媿跋此书云：“得闽中仓司所刊《中藏经》、盖贰卿姜公诜为使者时所刊，惜乎差舛难据。携至姚江，以叩陆从老。从老曰：‘此吾家所秘，不谓版行已久。’因出其书见假。取而校之，乃知闽中之本未善，至一版或改定数十百字。前有目录，后有后序，药方增三之二。闽本亦间有佳处，可以证陆本之失。其不同而不可轻改者，两存焉，始得为善本。蕲春王使君闻之，欣然欲于治所大书钁本，以惠后学”云云。此孙氏平津馆依赵承旨写本校刻。赵钞盖即从蕲春所刊楼校本移录，故高宗、孝宗讳并不书正字。书所附校语云：“库本作某者，攻媿所谓仓司本也。云陆本作某者，攻媿所谓陆从老本也。惟攻媿称陆本有目录后序，此本仍〔乃〕无之，盖元本传写，又有缺佚。至攻媿跋称药方六十道，此册皆完具，则胜姜诜本远矣。”平津馆所刊书皆善本，余皆已讽览焉。惟此书及郭氏《千金宝要》以不解医，故未寓目。偶阅《攻媿集》，因检出记之，以饷世之续晁、陈目录者。甲戌十月。

### 书刘履芬重刻影写宋本《邓析子》后 （同治十三年）

影宋本《邓析子》二卷，文与今本多驳异。若以绳为澠，以巧为功，与晁公武所见同。其原盖出南宋初本。江山刘君既摹刻于吴门，余友仁和谭君（谭献）为作校文一篇，凡马氏《意林》、马骥《绎史》所引异文，甄举略备，复嘱余复审。谨检篋中所弄

旧写本及明万历丁巳所刻《子汇》本悉心仇勘，又得若干事，别录之以质谭君。余家写本与谭君所称许氏本大致符合。其校文所已及者则不复出。宋本二篇，凡三十有二章。写本《无厚》三篇，《转辞》四篇，钩釶析乱，皆非其旧。今略识其分合，治名家言者庶有考焉。瑞安孙诒让记。

《孙谱》卷一同治十三年：“尝与谭仲修合校刘履芬重刻影写宋本《邓析子》，谭氏作校文，公为拾遗。书后未识年月。检《复堂日记》，庚辰岁有校《邓析子》条，略云：‘六年前，吾友刘彦清得宋本影写付刻，予为撰校文行世，孙仲容又撰拾遗云。’”

#### 书戴校《墨子》录本后（光绪元年）

光绪乙亥十一月，瑞安孙诒让读过。时距子高之殁二年矣。检复竟卷，不禁恍然。

原校写于毕刊本书眉。同治癸卯假得，属友人别录为此本。书中增乙处，一一依录，拟他日别用毕本录读也。此本倘更增定，大可自成一书。当再研校，以竟其绪。诒让又记。

#### 书旧著《广韵姓氏刊误》稿本后（光绪元年）

此册可不存。内校订处，俟录校宋本《广韵》书眉，不必别为一书也。

光绪元年除夕，检校少时草稿，始悔曩时学识未精妄希述造也。中容记。

《孙谱》卷一咸丰十年：“公十三岁，草《广韵姓氏刊误》一卷。公为校仇之学始此。”

#### 写本《曹松隐集》题识（光绪二年）

旧写本《曹松隐集》残帙四册，甲戌四月得于都门。每册末

有康熙间人校阅题识，重装时切勿失去。丙子孟陬籀 廌居士重检。

### 汲古阁本《孔氏家语》题识（光绪二年）

宋本藏余友萧敬敷穆许。同治壬申在江宁假校前二卷。影写宋本，异同颇多，不甚可据。光绪丙子冬，重审一过，择其确实然脱误者依影宋本改补。其可两通者悉仍其旧。

### 复勘癸酉所钞马氏《集韵校勘记》题识（光绪二年）

此书隶写古籀，譌舛尚伙。当检本书及《说文》校正。丙子冬，仲容又识。

### 津逮秘书本《泉志》题识（光绪二年）

案《南史》王敬则传：“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库。”是主衣库为南朝藏御衣及珍玩之所，故得有古泉也。台主衣库者，犹言台城主衣库。洪氏不考，遂目为台主衣库钱。误。

又：徐跋称缮本图篆失真，仅存形似，则毛氏所藏底本，不甚精善。故书中泉文，以余篋中所藏及《钱录》、《古泉汇》两书校之，大半舛误。篆隶二体尤甚。张氏照旷阁本依此本复刊，更不足观矣。詒让记。

### 校检同治壬申所钞宋校本《陆子新语》题识（光绪三年）

光绪丁丑十月，假孝感李氏所藏胡维新《两京遗编》本勘一过。瑞安孙詒让记。

于庭先生校此书，所据胡编乃影钞本，未见印帙也。此本所注缺字与胡本悉同，惟末篇据胡编印本多三字，此未注出，盖偶失校。中容又记。

### 校读汉《郭泰碑》拓本题识（光绪三年）

光绪丁丑，以怀宁方氏所弄旧拓裱本校过。方本隶法精逸，其文与此本异同甚夥，义并较此为长，疑是宋、元间原石旧拓也。中容识。

《后汉书》本传作太。注云：“范曄父名泰，故改为太。”则汉石不宜已作太。方本此条可疑。

### 传录陆进《东甌掌录》书后（光绪四年）

光绪戊寅正月，假项氏藏钞本传录，并勘一过。原本书眉有墨笔校语，此多误驛入注中，始知移謄旧籍，非亲为检校不可也。瑞安孙诒让记于学渊阁。

此书多录吴荆谿《林下偶谈》及姜平仲《岐海琐谈》而不注所出书，义例不无可议。惟间有明末及国初旧闻，尚足资考校，故亟属友人录弄之。中容又识。

### 题日本刊本金武学上舍施氏《七书讲义》（光绪四年）

金武学上舍施氏《七书讲义》四十二卷，日本刊本。卷端有贞祐壬午汪伯虎序，称施子美撰，不著其名。《四库》及各家目并未著录。光绪戊寅于吴淞收得。中容识。

### 汉五凤三年砖砚拓本跋（光绪五年）

右砖厚一寸八分，长四寸七分，广四寸二分。右侧存文“五凤三”三字，篆书。旧藏嘉兴姚氏，已琢为砚。左侧及两端并刻张开福铭叙。按：汉宣帝、吴孙亮并有五凤纪元。此砖文字奇古，张氏定为两汉物是也。阮文达所得砖为海盐张燕昌旧藏，见《两浙金石志》及翁方纲《两汉金石志》，较此砖多一年字。其释三为五，则翁氏之误。《阮志》钱宗伯载所作铭记，亦本释为三字

也。

### 附录 张氏铭叙

西汉金石刻，欧阳犹未之见。今仪征相得五凤三年砖（大兴翁氏释三为五），友人董玉山又于宅后培土得残砖，文同仪征，惟三年较显，盖一型新出。顷从六榆先生小云东仙馆见是砚，爰为铭。铭曰：“昔未见，六一翁。今制砚，仪征公。谁与匹，水云东。”道光乙未中伏日，海盐张开福石匏书。胡衣谷刻。

### 题丹徒庄蒿庵旧藏钞本《避暑录话》（光绪五年）

光绪己卯，江宁买得此册。以毛刻本校之，异文甚夥，故是佳本，读者宜所珍贵也。

### 钞录顾观光校《吴越春秋》、《列女传》、《文子》题识

（光绪六年）

此校未全，疑顾君未终秩遂辍校，故所存止此也。近遵义莫氏已为刊于上海，与此本无异。诒让识。

蒋光煦《斲补偶录》据影宋本校，甚佳。当互勘之。

按：以上二条识于《吴越春秋》末叶。

此卷莫氏亦已刊行。诒让识。

王照圆、梁无非两校本亦多佳者，宜互勘之。

按：以上二条识于《列女传》末叶。

守山阁本所刊校勘记，即此本也。盖顾君为钱雪枝校刊时所作，故彼刻即题钱名。此本略有增损，自是最后定本。莫氏刊顾书，又遗此种。后有重刊《文子》者，当以此本附刊为佳。

《文子》徐灵府注，近有苏州蒋氏刊本甚精，惜顾君未见。此校与徐本暗合者十之二三，足征其精审也。

光绪庚辰，从张先生文虎假顾氏手稿本钞存此册，共三种。记之。

### 宋睿思殿石砚拓本跋（光绪七年）

右石砚，近时泰顺村民掘地得之，今归于余。以工部营造尺度之，高一寸五分，长八寸，广四寸九分。有文四字，曰：“睿思东阁。”案：《宋史·地理志》载：“汴都有睿思殿，熙宁八年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云：“内书阁曰睿思殿。”此东都之睿思殿也。《咸淳临安志》载：“文字库有睿思殿。”岳珂《程史》云：“睿思殿有徽祖御书扇，上时持玩流涕。”此南都之睿思殿也。此砚不知何时所制，要为宋内府物无疑也。光绪辛巳识。

### 《补修宋金六家术》跋（光绪七年）

右李尚之《补宋金六术》，同治戊辰五月，得于甬上。其奉元、占天二术，与阮刻《李氏遗书》所收二术注本大致相同。淳祐以下四术，则刻本所无，世鲜传本。治古宪者所宜珍贵也。光绪辛巳三月，重检记之。籀廌居士。

按：此跋《孙谱》未收。辑自馆藏原书。

### 藏砖拓本跋（光绪八年）

自光绪乙卯，侍家君归里。端居多暇，即与友人搜剔金石古刻，所得晋至元古甃无虑百余种。兹择其文字略完具者拓出六十余种。其残缺不完及年久质朽不任氈蜡、沙泥黏互未暇刷剔者尚数十种，未及尽拓也。谨以已拓者装成一册，奉呈仲弢太史法鉴。册内多留空纸，觐他日可次第增入。壬午上巳日孙诒让识。

按：据《孙谱》，孙氏自光绪六年冬十月，视工盖竹先莹，登山寻古冢，见零甃满地，文字粲然可辨，嗣携工往

搜，短屐长镜，遍历下湾、芦浦、林奥、盖竹诸山，得晋永康、咸康、永和、升平、太和及宋元嘉砖数十种。七年二月，又遍访永嘉县城，得晋太康、咸和、咸康、永和、宁康、太元及宋、齐、梁砖都百余种。因署其室曰百晋精庐。所著《温州古甃记》已刊。其序文别见《籀廌遗文》卷上。

### 毕氏灵岩山馆校本《山海经》题识（光绪十年）

《山海经》卷五《中山经》末云：“禹曰：‘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域，盖其余小者甚众，不足记云。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之山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也，刀铍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封于泰山，禅于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

案此章在《中山经》凡数之后，疑汉人校书者所附缀。毕沅注以为经文，而以此天地以下十一语为秦汉人释语，殊不确。

《海外南经》卷六首云：“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夭或寿，惟圣人能通其道。”

案：《海外南经》首十一语，其文与下“海外自西南陬至东南陬者”文义不相属，他篇首悉无此例。审校文例，此当在五卷《中山经》末，与禹曰云云为一章。“地之所载”，当接“是为国用”句。传写误割裂为二章，又移置后半章于《海外南经》之首，遂不可解。《列子·汤问篇》夏革引“六合之间”以下十语与此悉同，亦称大禹曰，足为此章□□□禹曰合为一章之证。《海外南经》当以“海外自西南陬至东南陬者”发端（西北东三经并以自某陬至某陬云云发端，足为此例），不当别冠此十一语也。

### 书薛福成《兴办铁路疏》后（光绪十三年）

兴办铁路以开发大陆交通，增进国家文明，最为当今重大而切要之新政。现在各省疆吏中，虽曾有此举措，而廷臣议论尚多异见也。余谓兹事规划远大，经费浩繁，非累千千万万金不办，亟宜由官绅商合筹大宗的款，厚集全国资力以备供需，乃克有济。否则，徒多空言，鲜裨于事也。至于举洋债，倡用异域人才来办路，在目前似有不得不如此者，然应为暂局，非长策也。将来总须有财自办，且必有人自为，免贻丧失国家利权之无穷弊害。建筑工程技术及铁路管理人员，可先于派遣出洋留学生时特加留意选派若干名，待其学成归国，优加任使。并宜及早筹设铁路专门学堂于京、沪、鄂、粤各地，以宏造就，则英才辈出，不复依赖外人矣。又如开矿山、采煤铁、冶金炼钢诸新政，皆与路务密切相关，则兼营并进，亦理所必然、势所必至也。

《孙谱》卷四光绪十三年：“是年五月，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无锡薛叔耘福成上疏言铁路有百利而无一害。其疏为一时所传诵，黄仲弢先生曾录以寄公，公阅时随笔书于其后云。”

### 题许珩《周礼注疏献疑》（光绪十四年）

余重疏《周官》，广搜近儒之说此经者。偶读郑堂（扬州江藩）《汉学师承记》，知有许氏此书。驰书访之仪征刘副贡寿曾，云有梓本。属为移录一秩。寄至读之，则多凿空妄说，或望文生训，殊不履所望。眉间时有郑堂评语，皆切中其弊。而序中乃深为奖许，复附之《师承记》，殆不免私其弟子耶？

《汉学师承记》于扬州人记述独多，有甚庸浅不足记者，此多曲之私也。读《师承记》者当能辨之矣。

### 重校刊《古籀拾遗》补记（光绪十六年）

此书成于同治壬申，时在金陵。光绪戊子重校定，刊于温州。同里周孝廉璪亦嗜篆籀之学，为手书以上版，并是正其文字。中牵于他事，三载始毕工。昔亭林顾先生刊《音学五书》，山阳张力臣为之校写，世珍为善本。亭林古音，旷代绝学，非疏陋所敢仰希万一。而周君之修学好古，则固今之力臣也。庚寅正月刊成记之。诒让。

### 《宋政和礼器文字考》叙（光绪十七年）

著录金文，原始天水。图记专书，桴述于刘、吕，中秘珍度，总萃于崇、宣。爰在政和，修定典礼。新仪缉简，综汉唐之彝文；吉金作器，放子姬之故范。冶铸之精，铭勒之备，遐稽前古，厥制靡忝焉。款识玮编，籀史录目，故书久坠，遗器间存。然自渡江之初，历年未远，绍兴赐鼎，已淆彭城之传器；艮斋得豆，亦传虺诰之伪经。是知中兴诸贤，数典已昧，况逮今日，载逾半千，旧牒靡详，精鉴或爽。宋宝同形，易畴凿空之论，甲子纪岁，仪征憑臆之谈，怪谬缠地，辨议歧互，无足异尔。诒让昔事审揅，窃滋疑悟，广求拓墨，适获陌翎。文识备完，元号明哲，用证诸器，知其同时。复以遐讨群籍，浏览四部，紬永乐之秘笈，得公巽之遗集，器铭诸章，缀集靡佚。甲午之簋，钦宗之豆，两文具存，一字不异。根柢既得，宿疑用祛。信足辅韩门之平考，砭程阮之踳驳矣。夫完颜勃兴，汲社虚戾，宗器沦亡，积年旷邈。偶传翮翼，非同雁岑，奇赏既符，珍弄奚间。若乃懵厥本原，张其题品，商鬲周盃，同论共宝，斯犹唐固诂语，援莽币以释周泉，子邕论礼，信其尊而破郑义，殆亦考证之疏，通博之蔽乎？不揆僭竊，即有考论，甄诸旧录，左以篋藏，审正源流，匡检逮谬。盥庙格室，既旁征于史文；朔纪日名，复冥符于曆术。沿

譌郭简，兼纠字例之疏；据佚瞿铭，觊补旧识之缺。倘令柏寝仍陈，汾睢间出，特此口勘，庶无传疑。然则兹考之作，非徒释纷惑于昔贤，亦以资鉴别于来叶也。辛卯二月，瑞安孙诒让。

按：据《孙谱》，政和礼器，南宋初人已多不能辨识。清金文学者阮元、吴荣光诸家往往误认为周秦彝器。孙氏为之释误正谬，成《政和礼器考》一卷，附刊于《古籀拾遗》并自为序。此序《述林》未收，兹从原书录出。

### 题广雅本丁晏《易林释文》

黄校宋本固有误，然终胜毛本远甚。丁说非笃论也。

牟翟校本，亦不免误。然其精处，非丁所及也。丁书又多袭牟翟说，而深讳之，难免攘善之誚矣。牟翟校精当之语，丁未录者甚多，读者详之。

### 重斟宋校《新语》题识（光绪十九年）

癸巳六月望，酷暑无事，以俞氏《读书余录》所校录于书眉。俞氏亦有不甚确者，读者分别观之。籀廌。

### 阅任大椿《深衣释例》题识（光绪十九年）

此书考证极覈，借所引汉以后制度比传间有未埒耳。校勘极疏，舛譌满纸，未能尽正也。光绪癸巳冬孙诒让识。

### 重阅《校邠庐抗议》题识（光绪十九年）

此书及《显志堂集》曩曾展阅一过，略有笺记。所论与余同者大致十得七八。今续购新印本读之，再就最近时事见闻所及加缀案语数条，以申余之前说，不知可作补正否？光绪癸巳十二月十六日识。

**重勘聚珍版《墨子闲诂》题识**（光绪二十一年）

光绪乙未夏，余著《墨子闲诂》甫脱稿，即以聚珍版印之。（今）重勘一过，距初写此册时，忽忽廿四年矣。岁月不居，学殖荒落，家恤时艰，并集一时，展卷校字，无复少年时意兴矣，耑夫物故，亦逾廿年，念之恤然。诒让记。

**《孝宽塔铭》残拓跋**（光绪二十二年）

王居士砖塔铭，欧、赵皆未著录。国初时于终南山榷梓谷出土。未几，即碎。近世所传完拓，大抵皆重樵本，仅存匡郭，无复神采，不足观矣。此碎石原拓本，存字虽不多，要是数十年前旧拓，较之陕西碑估所鬻本不啻天壤。光绪丙申花朝。诒让。

《孙谱》卷五光绪二十二年：“同里林若川先生向蔡以《孝宽塔铭》残拓见示，为跋数语于后”。

整理者工作单位：浙江省温州市图书馆